

想做一只像鸪鹑那样的鸟

——吴江马头两村散记

□沈潇潇

吴江是一座从水上漂来的村庄。唐广明元年(880年),在黄巢战乱中,苏州吴江泾乡贡进士吴思与弟弟吴泰一族凄惶出逃,经运河沿海南下,颠沛流离中在象山港北岸登陆后建村定居。为使子孙不忘故里,仍取村名为吴江泾,后简化为吴江,此村布局坐南朝北,寄寓家乡北望之意。

我第一次去吴江村,由从吴江村走出去的甬上收藏名家吴慈先生陪同。村貌已显颓败,吴先生的一路指点、介绍依然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吴江是一个充满书香的村庄,历代人才辈出。自开村始祖乡贡进士吴思始,出过举人、进士十数位,如宋代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的吴守仁,咸淳年间进士吴化龙,元代宁波府教授吴守儒等。从清末起,由于日本的崛起,留学东瀛成为一时潮流,在吴江村就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学士吴崇岐;留学日本、曾任浙江省立农校校长的吴崇球;留学日本、欧洲的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岐;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黄埔军校教官、中山舰舰长吴崇嶠和其孙国际问题专家吴圣荪等。早年我曾有一位吴姓同事,其父亲也是留日生,回国后曾担任奉化中学的校长,我跟吴慈先生说起此事,他说这位校长也是吴江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杭州先后两次遇到著名诗人田地,原来他的本名为吴南薰,也是吴江村人。据吴先生介绍,这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自清以来出过数十位、甚至上百位各类学校的校长,因而以“教育村”“校长村”声名入列宁波市第二届历史文化名村。

吴慈先生就是一位奇才。他14岁辍学务农,后来一度当过村办企业供销员和厂长。他没有充足财力支撑却走上收藏之路,收藏的明清甬式家具在宁波、也是在国内数一数二,精心打造的千工甬式家具博物馆去年在鄞州区开馆。他仅有小学学历却有长篇小说《阿姆》和数种收藏专著出版,并在一些报纸开设专栏,挖掘甬式家具内涵,弘扬收藏文化。

一个小村为何有如此才情?那些因为主人的身份而被称作尚书第、进士第、举人府的古宅第,无声地向我透露着其中的精神密码,也印证着吴先生不绝如流的介绍。

当年,吴氏先祖吴思在此安居后的第一件事是创办草堂书院,致力于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这一重文崇教传统在这里一直得到传承弘扬。到晚清,诗人吴文江、优贡吴振藩、廪生庄崧甫等奉化硕儒都在吴江的书院、

学堂里授过课。萧王庙人、清光绪探花孙锵还到这里创立从桂文社设席授徒。民国时候,村里还办过临时中学,教员中有的是日本留学生,还有外籍传教士教授英语。

我在吴江村遇见了宋代初创、清乾隆年间重修的永思书院和后来的东海书院遗址。在一处院墙门外,我看到一座昔日书院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石砌字纸炉。从字纸炉的考究、精致,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吴江先人对字纸的敬惜,对文化的敬重。

一路慢行,我还发觉许多古民居大门、院墙上的砖刻石雕,其题材多书卷棋画、笔墨纸砚,而少见其他村落常见的诸如福禄寿仙之类图案。试图把以文载道的教训入木三分地镌刻或润物无声地融化在砖木之中,成为建筑的血肉,成为家族和岁月的记忆,这与吴氏家训中“秀者为士,读书以振家声;朴者归农,积德而高门第”“最高品格读与耕,富贵还从勤俭生;勤俭若非能忍让,虽然富贵不长存”及“仁德礼义、清廉忠孝、志学修德、安定复性……”辈份排序诗中蕴含的理念多么相吻,寄托着他们耕读传家、诗书仕宦的理想,流露出他们对兰桂齐芳的向往。

“胜地环村十里奇,卜居林麓正相宜。陶潜碧柳培春色,谢眺青山汀旧知……”吟读着清末硕儒吴文江咏叹家乡吴江美景的诗句,我深感文化要有积淀,更需要传承。

马头村是从海上飞来的美丽水鸟。

去距吴江村不远的马头村,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进入村口,迎面碰到一座堂皇的祠堂,祠堂匾额上赫然写“鸪鹑祠”三个大字。在袅袅的香火中,陪同者介绍:此地唐朝天祐二年(905年)已有先民居住,现在村中的大姓陈姓宋时自奉化西部的剡源迁来,那时的马头村叫鸪鹑。

“雀啄江头黄柳花,鸪鹑鸂鶒满晴沙”,杜甫的诗句让我对鸪鹑顿生美丽的遐想。鸪鹑村后来设渡,成为鄞奉地区和隔海的象山县之间水运热线上一个重要节点,因村东南有马头山、马头岩而名马头渡,清中叶又设马头浦,村名也就演变为马头了。但美丽的鸪鹑并没有飞走,村内陈氏宗祠仍名鸪鹑祠。我想,陈氏后人喜爱水鸟鸪鹑的,犹如杜甫那样,犹如我这样。

因水运之利,过往客商多,马头村历来较为富裕,也颇多兴办教育和功名成就之人。在民国时期从这里走出去了一批学界人士和军界将领,人称“教授村”“将军村”,与吴江村有得一比。

有了财富和权势,大兴土木当然是水到渠成。村内现仍保留着大量自清至民国时期的古建筑群,清代建筑有惟壁堂(俗称酒坊偏门)、义

门堂、槐荫堂、椿荫堂(下仓屋)、老后头园、新后头园、元三房、水源屋、老七家、后新屋等十多处。建造年代最早的是建于清嘉庆年间、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惟壁堂,也是村中最大的建筑单元,有前厅后堂,前后厢房,房廊勾联相通,共计60余间,曾有数世同堂、同灶百口的辉煌。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陈英盛烈士故居就在惟壁堂内。在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槐荫堂内,有中国最早开设西医眼科医院第一人、并培育了一门医学世家的陈滋故居,我曾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交大校园里幸遇其孙子陈英礼教授,说起其父亲陈任留德学医后任职于武汉同济医院眼科。在同建于道光年间的椿荫堂内,有曾任国民革命军26军军长、军统局副局长等要职的国民党中将军陈大焯故居。敦本堂内有曾任台湾士林官邸副侍卫长、中将陈宗瑞故居等。

村中还有民国时期的经典性建筑,如金茂房、元大房、王淮房等多个阊门,其中有曾任国民党四明山游击区少将司令陈天侨的中西合璧故居,曾任国民党军军委医处少将处长的陈宗棠故居,曾任福建工务工程主任的陈宗鑫亲自设计的故居拙楼等。

建筑风格是人们的理想、观念、情感以及气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精神遇合。吴江和马头两村地隔咫尺,人居历史相近,民居格局也大致类似,大多以院落为核心组织内部空间,从而形成了一进或多进的三合院、四合院。楼房多呈走马楼形式,双重屋檐,前后屋檐形成檐廊和檐下走道,免除院内走动时的淋雨之忧,也无室外风吹雨打日晒之弊。男人出门做生意或在田野上劳作,妇女们喜欢在檐廊下操持家务或休息聊天。三合院或四合院内的天井深浅不一,浅至进深二、三米,深至十余米,多进院落会有多个天井。天井使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在宅院内和自然亲密接触,感受日月星辰风霜雨露的四季变化。

村中那些在民国时期出现的显赫人物的故居则是另一番气象,四周大都用青砖砌成围墙,布局规正,用材精良,西式的外墙、门窗和典雅的室内装饰,散逸着海派洋房中西合璧的优雅气息。

一个个院落记载着家族的昔日荣光,一座座建筑维系着几代人的绵绵记忆,斜阳草树下的故事和传说,诉说着村庄的沧桑兴衰。游走在吴江村、马头两村,我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祖先曾是如此诗意地栖居!

我忽然想:若是从半空俯瞰,那起伏错落有致的村舍,不就是一群美丽的鸪鹑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吗?

母亲染发

□王林军

母亲从乡下老家打来电话,说是给她买一瓶染发剂,我们休息天回家时,给她带去。母亲还特别嘱咐,说是不用买太好的,普通的就行。

母亲今年虚岁67,操劳一生的她,早已头发灰白。母亲想把灰白的头发染黑,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轻些,显得精神些。

当然,可以去理发店染,理发店染起来也效果更好,可母亲嫌贵。母亲说,自己染一染,不但方便省事,而且一瓶能染好多次,可以省下不少的钱。我们没有完全听母亲的,去超市挑贵的买了一瓶。我们认为,贵的,总是好的,染发带来的副作用也应当会少些。

休息天,一家三口带着染发剂,回了乡下老家。母亲很高兴,忙这忙那的,把我们当客人一般招待。妻拿出染发剂,母亲问多少钱,妻随口报了一个低价。母亲忙着从口袋里掏钱,要给妻染发剂的钱,妻自然不要,于是,婆媳俩在那边推来搡去了好一阵。

母亲啊,你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而我们又何尝回报了您什么?

母亲洗了头,喊妻给她染发。妻说她也染过,怕染得不好。母亲说,放心染,染黑了就行。

闻着染发剂散发出来的有些刺鼻的气味,看着母亲在妻有些慌手慌脚的操作和指挥下,顺从地转动着头,我的心里突然就有了些酸涩。

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我年近古稀的母亲,她之所以染发,真的不是为了爱美,而是怕别人嫌她老相。

今年67的母亲,至今还在一家工厂食堂里帮工,淘米洗菜,洗碗擦桌、打菜打饭,什么杂活儿都要干。因为年纪大,怕别人嫌她老,嫌她邋遢,怕老板因此辞退她,所以平日母亲总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一头灰白枯涩的头发,却不是简单收拾一下就能“重焕光彩”的,故而母亲就想到了染发。

以母亲的年纪,再去做卖力气的工作,的确是有些偏大了。据她自己说,她是她们食堂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年纪最大的母亲,工作起来不但不敢松懈,还脏活累活争着抢着干。我们说她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就行了,何必争着抢着干呢,工资又没有比

小修鞋匠

□沈东海

中午饭罢,独自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半道看见一个从外面请来缝补的修鞋匠。眼前这个熟悉的背影,和那铺了一地的修补工具,让我想起了那个小修鞋匠。

记忆中的那个修鞋匠,总是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黑瘦的脸,一双粘满胶水和灰土的手,如同两块即将干裂的泥巴,操一口不太地道的、带有浓重新昌口音的宁波话。因其年纪不大,身材不高也不壮,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修鞋匠”。每周,他都会定时、定点地去各个村庄出摊。从白天做起,一直修补到晚上。记得当时他来我们村,是周六,蹲守在村里的小菜场。这是他与此村庄的约定,大家都知道的。假如哪天小修鞋匠没来,大家都会感到惶惶不安,这样的担忧,又总是多余的。下个周六,他像个没事发生的人,又准时出现在那了。平日里寂静惯了村庄,因为他的到来,又热闹了。那些积攒了一礼拜需要他修补的鞋,现在都拿来了。那些来拿鞋的,除了拿鞋,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寒暄地问一句:“最近还好吗?”一句还好,和一句那就好,成了这个村庄与他感情积累下来的最友善的对话。

农村这个崇尚节俭的地方,确实还离不开他。即使是经济发展到如此的现在,当地的许多人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对此,我不想论辩,光从堆成小山似的鞋上,就可以看出我说的一点不假。当天放他那里的鞋子,除了特殊原因,最好不要催他。因为生意太好,一般只能压到下周才会给你拿来的。带回来的鞋,还是小山似的一堆,自己的鞋就自己挑吧。在农村,没有发生过谁把谁的鞋子拿了,或者谁要修补的鞋到最后却丢了。拿到鞋的主

别人多一些。母亲说,就怕别人说她因为年纪大而干活迟钝、干活少,所以宁愿自觉多干点,省得人家说闲话。

有一次,母亲拎一桶热水去洗碗,不想拎到一半,塑料桶柄却突然断了,大半桶热水都结结实实地泡在了母亲的一只脚上。母亲也没跟我们说,也没去大医院瞧瞧,只在乡村医疗站简单地处理了下,配了支烫伤药膏涂涂,自个儿在家里休养。

等我们得知情况,赶到老家,查看母亲的伤势后,就又自以为是地数落起了母亲。“你这是工伤,为什么不不去大医院看?医疗费,食堂老板应该全出的。”待我们数落完,母亲心平气和地说:“烫得也不算严重,用不着看大医院的。老板人挺好的,也说让我去大医院看看,是我自己不要去,你说人家包个食堂也不容易,赚不了多少钱的。再说了,我这个年纪,要是再烦杂的,就不怕人家辞了你呀?”

在家休养了几天,没怎么好利索,母亲便一瘸一拐地,又赶着去上班了。其实,我们三姐弟常劝母亲别再出去工作了,毕竟已到了这个年纪,早该歇着、养着了,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我们家,虽然说不上富裕,父母除了政府发给60岁以上老人的一些补助外,也没什么老保,但这些年父母勤俭持家,稍稍也有了一些积蓄,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父母养养老,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何况还有我们三姐弟在。可每次母亲都说,在家闲着反倒不自在,闲着闲着还容易闲出病来,所以还是出去做事好,再说了也不是很苦很累,身体能吃得消的。被我们劝急了,母亲又笑着说,做到70岁吧,70岁再去做,可能人家真要嫌弃了。说完,母亲又不禁叹了口气。

按母亲吃苦耐劳的本性,说闲着难受,倒是真的,其他的,则完全是推托之词。其实,母亲的心思,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不明白呢?母亲可能看到我们三姐弟的日子,都不是过得十分宽裕,所以母亲是想趁自己还做得动时,多攒下点钱,省得将来要麻烦我们,多让我们子女过得相对轻松、从容些。

终于染好了发,妻拿一面镜子让母亲照。母亲一边照着,一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可我们的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请到天涯海角来 汪武首 摄

溪口岩头,过毛福梅故居

□南慕容

溪水穿村而过,并不喧腾。遇到岩石,就藏起一条油亮的发辫。像民国放脚的女子,懵懂又欢快。光绪是什么头绪。辛亥革的是什么命。

军閥的炮声远在群山之外。此处偏安,晚清的屋檐下。清水缸的压痕长出了青苔。民国的雨不知落向何处?短巷局促,不忍走完一个人的少女时光。长弄曲折,像被时代遗弃的新娘。

那顽劣的少年官人

转过溪边的歪脖子柳树就消失了。美龄宫的庭院同样飘黄了梧叶。厢房紧闭,故居外晒太阳的老妇闭眼,听一顶1901年的花轿走过广济桥。